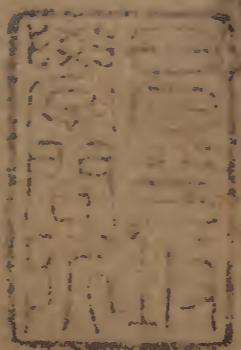


左傳

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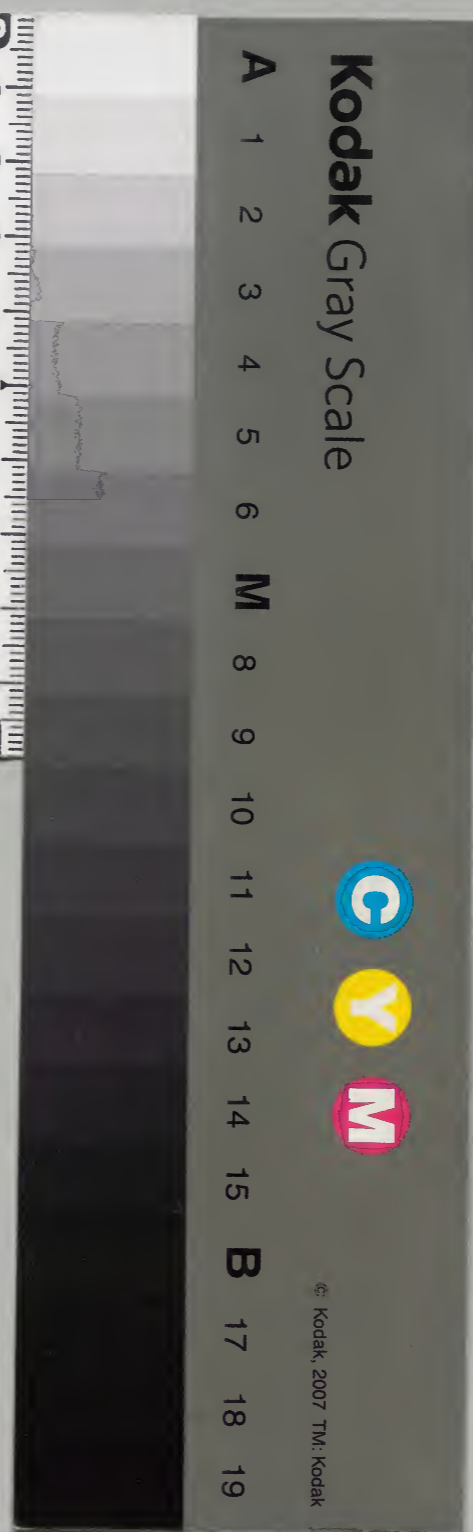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四八九九		
	三八	函號		
三〇	架			
冊				

二七四	四八九九	漢書
一三〇	架	
九	冊	
架		

春秋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99
冊數	30 ( 23)
函號	274 128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杜氏 盡十七年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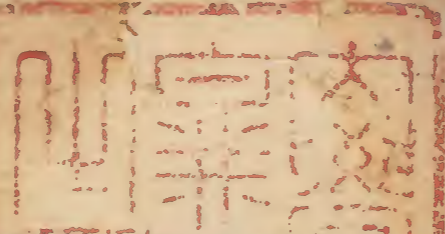
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 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

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

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楚公子弃疾殺公

子比 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 秋公會劉



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公不與盟魯不

堪晉求護隱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晉人執季孫意如以

歸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

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

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不書諱

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

曰非也區大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

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

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

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

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

氏費叛南氏存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楚子之為令尹也

殺大司馬蘧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即位

遂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

許大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楚滅蔡在十一年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

王行至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王奪闔

韋龜中驪韋龜令尹子文又奪成然邑而使

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蔓成然故事蔡公公蔡

弃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弃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蘧氏之族

及蘧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

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

者戮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觀

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

吳故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

之觀從以父死恐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

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

子干奔晉子皙奔鄭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

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使子干居蔡公之林食蔡公之食並為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眾 已徇於蔡

已觀從也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

矣將師而從之 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

執觀從 辨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謂賊

子干子哲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

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 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

待成敗所在 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 言與

則可得安定 且違上何適而可也 言不可違上謂蔡公 眾曰

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穎川召陵縣西南有

鄧城二子子干子哲 依陳蔡人以國 國陳蔡而依之 楚公子比

干公子黑肱 子哲公子弃疾 蔡公蔓成然蔡朝吳

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 四族遠氏許圍

蔡洧蔓成然 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

軍 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讎之名 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

病矣請藩而巳乃藩為軍也 藩籬 蔡公使須子

牟與史弼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

罷敵須務牟中弼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為王

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

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

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

者劓鼻劓截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王聞

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今乎侍者曰甚惡小人老而無子知

擠于溝壑矣擠墜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

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

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

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

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

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王公夏將欲入鄢

夏漢別名順流為郢公順漢水南至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謂斷其旌執王弗誅惠孰大焉

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言

棘園以歸棘里名夏五月癸亥王縊于竿尹

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申亥

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

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

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

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

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國人大驚使蔓成然

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

來矣司馬謂奔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

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

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殺君位未定也丙

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

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

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子旗蔓成然

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

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指

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

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

章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致群賂始舉

所貨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舉職脩名觀從王

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于殺弃疾弃疾今對

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佐卜人使救

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欒櫟之田欒櫟本鄭邑

王新立故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鄭人請曰

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欒櫟敢請命對曰臣

未聞命既復王問欒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

違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

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

他笨笨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

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不吉投龜詬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區區小余必自取之

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



適也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

群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

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

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邑姬密埋璧於大

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役長

初以康王跨之過其上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

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

審闞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旦曰奔禮違

命楚其危哉奔立長之禮違當璧之亂子干歸韓

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

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

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棄言

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

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

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

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士晉楚之士從子

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無釁而

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為羈終世可謂無

民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

者王虛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

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弑靈王終無能成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

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

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

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寵

貴四也子貴妃居常五也棄疾有五利以去五

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

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

尊其寵棄矣父既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

無內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皆庶 對曰齊桓御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

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

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僖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

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

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

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

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者有

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

攣賈佗以為股肱魏攣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

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

享之秦伯納之有藥卻狐先以為內主謂藥枝卻穀狐突先軫也

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

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

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

共有寵于國有與主謂棄也無施於民無援於

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異國傳言下

所以蒙弒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晉成虎祁年存八諸侯朝而

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為取鄭敬取鄭在十年晉將

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

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

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七

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

子孫司馬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

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

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

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淑之從善次于衛地叔

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慮之而致貨衛人使屠

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

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

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叔向

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其曰晉有羊舌鮒者瀆

貸無厭

瀆數也

亦將及矣

將及禍

為此役也

役事也

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禁者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

有威故

晉侯使叔

向告劉獻公

獻公王卿士劉子

曰抑齊人不盟若之

何對曰盟以底信也

底致

君苟有信諸侯不貳

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

君庸多矣

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

天子之老請帥

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

開也行自也

遲速唯君

欲佐晉討齊

叔向告于齊曰諸

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

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

以託用命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

不經

業貢賦之業

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

須禮而有次序

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

禮須威嚴而後共

有威而不

昭共則不明

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

不明棄共百事

不終所由傾覆也

信義不明則弃威不威弃禮無禮無經無業故

百事志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識

也歲聘以講禮之義率長幼之序脩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

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節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

守盟于方志業於好聘講禮於等也朝示威於

衆會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

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

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

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

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

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

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

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主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邾人

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樂亡矣自昭公即位邾

魯同好又不朝多伐莒無故怨我之不共魯晉人信之所謂讒惡弘多魯

故之以不共晉貢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

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

君無動託謙辭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

訖蠻夷謂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

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

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

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饋什南

蒯之仲之憂其庸可棄乎弃猶若奉晉之衆

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四國近魯

鄆已滅其民猶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

憂為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甲戌同

盟于平兵齊服也經所以令諸侯日中造于

除除地為壇癸酉退朝先盟子產命外僕速

張於除張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

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備

子產每事及盟于產爭承承貢賦曰晉天子

無於大表

班貢輕重以列列位列尊貢重周之制也侯公

地廣故所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

貢者多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

子男不應出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

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無月不

至貢之無藝藝法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

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

之制將在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

之既盟于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

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貳偷之不暇

何暇討貳不壹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

為人所侵陵公不與盟信邦莒之詐晉人執

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蒙裏也使狄人守之司鐸

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

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冰晉人以

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子產歸未至



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無為為善矣唯六

子知我言子皮知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

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

樂與君子為治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

合諸侯藝貢享禮也嫌爭競不順鮮虞人聞

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而不

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晉荀吳有著雍以上

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

與逐大獲而歸為十五年晉楚之滅蔡也靈

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

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

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隱太子

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太子有悼太子

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太子偃師冬十月葬

蔡靈公禮也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

故明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

舊好也執其鄰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

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吳滅

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

平王所以能有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

穆子私與之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

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奔之使

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與大賞共罰

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

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

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

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耆也若猶有罪死命

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

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

夫私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

不能鮒也鮒魚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

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武子季平

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西使

近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平子懼先歸惠伯

待禮待見遣

之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得免二月曹

伯滕卒無傳四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

月莒子去疾卒未同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

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

尊晉罪已禮也禮備已而不責人南蒯之將及

也盟費人司徒老邾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

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

死請待閒而盟也間差許之二子因民之欲殺

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蒯曰群臣

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乎

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畏

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南蒯

請期與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

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也子韓皙曰齊大夫家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慮

癸來歸費魯歸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殺費人亦從

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夏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立楚地分貧振窮分與振

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救

災患宥孤寡寬其賦稅赦罪戾詰姦厲詰責也舉淹

滯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禮新叙舊新羈旅也祿勲合親勲功

也親九族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

名陵

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如之

如然

好於邊疆

結鄰四鄰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立公

卒郊公不戚

郊公著立公子

國人弗順欲立著立公

之弟庚輿

庚輿莒共公

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

於庚輿

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

郊公惡公子鐸

而善於意恢

鐸亦羣公子

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下為

冬教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

有佐立之

德

與養氏比而求無厭

養氏子之黨養由基之後

王患

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

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辛子旗之子鄭公辛

冬十二

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

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

田

莒賂齊以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

邢侯楚申公巫臣之

子也雍子亦故楚人

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

士景伯叔晉理官

魚攝理

攝代景伯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

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

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殺死可也施行雍子

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羨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

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忘畏也夏書曰

昏墨賊殺遠書三者皆死刑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

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

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

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且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

為未減未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

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

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

正刑書晉不為頰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

暴虐頰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益已猶義也夫三

唯答宜乎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同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

事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官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夏蔡朝吳出

奔鄭朝吳不遠讒人所見逐而書名六月丁巳朔日有食

之無傳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戒齋梓慎曰

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侵非祭祥也

喪氛也禘妖勢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勢惡氣也其在涖事

乎涖臨也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

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為之去樂楚費無極害朝吳之

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欲去之

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

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又謂其

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

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

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

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然而前

知其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飛去

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六

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景王子秋八月戊寅王穆

后崩太子壽之母也傳無晉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鼓人以請以城

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從不動而可以獲城

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

若所好何無以復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

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

欲城而邇茲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

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



有食色姑備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

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

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

完猶保守賈怠無平也卒終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

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好惡不愆

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苟其必有其能獲故因以示義

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

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為鞮

歸鞮鞮鼓君名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

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

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搏以魯壺

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搏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

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文

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對曰諸侯之封也皆

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

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

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

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其何以獻器王曰叔

氏而忘諸乎叔籍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

其及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

蒐也密須姑姓國也在安定陰密闕鞏之甲

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唐叔受之以處參虛

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其後襄之二路周襄

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鍼鉞鉅鬯鉞斧也鉞金鉞彤弓虎

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襄二撫征

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加重有績而

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弓鉞之屬

旌之以車服襄之路明之以文章旌子孫不忘

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

在誰且昔而高祖孫伯厲司晉之典籍以為

大政故曰籍氏孫伯厲晉正卿及辛有之二

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

厲與之共董督晉典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

因為董氏董孤其終之籍談不能對宿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

典而忘其祖志祖業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

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率焉今王樂憂

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於是乎以喪宿

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

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維書遂服禮

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本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

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

禮謂既不遂言以考典考成也典以志經忘經

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

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

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

諱之也猶以取鄭故也公為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齊侯伐徐楚

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使也

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

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古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二月

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也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徐人

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曾濟侯盟于蒲隧賂

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

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

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

之亢也無亢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

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

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其是之謂

乎傳言晉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

燕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

立於客間

孔張子孫

執政禦之

執政掌位列

適

客後又禦之適縣間

縣樂肆

客從而笑之事畢

富子諫

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

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

慎也樂為之笑而不陵我

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

我皆

有禮夫猶鄙我

鄙賤也

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

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

衷當也

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

緣事類以成偏頗

獄之

放紛

放縱也紛亂也

會朝之不敬

謂國無禮敬之心

使命之

不聽

上不從

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

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

也

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

執政之嗣也

子孔嘗執鄭國之政

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

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

卿得自立廟於家

有祿於

國

受祿邑

有賦於軍

軍出卿賦百乘

喪祭有職

有所受

服歸脈

受脈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脈謂其大夫祭歸肉於去皆社之戎祭也

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

其所僑焉得恥之

其祭在廟助君祭

辟邪之人而皆

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

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

子寧

以他規我

規正也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

玉環同工

共朴自共為雙

宣子謁諸鄭伯

謁請也

子產弗與曰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

產曰韓子亦無幾求

言所求少

晉國亦未可以貳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偷薄也

若屬有讒人交鬪

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為怒悔之何及吾

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

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

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

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今

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為罪滋大

滋益也

大國之求無禮以存之何饜

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

不復成國

若韓子奉

今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  
且吾以玉買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  
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  
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  
也求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  
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

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以耦庸用也耦耕

艾求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  
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  
毋或旬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  
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  
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  
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  
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  
為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

韓子辭王曰起不敏敢求王以徼二罪敢辭

之傳言子產知禮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

郊餞送行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

知鄭志詩言也子蘧賦野有蔓草子蘧子皮之子嬰齊也野

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

望矣君子相願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

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宣子曰起不堪也不

渝邦之音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堪

國之子太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

司直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

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已今崇好在此子大

叔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裳不

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

善終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

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

愛樂宣子子柳賦蘹兮子柳印段之子印葵也

言宣子倡已宣子喜曰鄭其庶乎言鄭庶幾



二三君子以君命起賦不出鄭志

六詩皆鄭風故

日不出鄭志

皆昵燕好也

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

二三君

予數世之至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

而賦我將

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

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

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

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籍手以拜

以玉馬籍手并謝子產

公至自晉

晉人獲公得師

子服昭伯語

季平子

昭伯志伯之子子服昭伯尚少平

曰晉之公室其

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

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昭伯尚少平

秋八月昭晉公卒

為下平子起

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

於桑山

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

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於山藝山林也

藝養護令繁殖

而斬其木其罪大

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

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子服氏有

子哉有賢子也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秋郟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

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

地岸楚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

子賦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穆公

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昭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昭

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

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

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群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

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禦禁也曰止也

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謂建

已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陰氣也謂建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

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荅言在此月也日過分

而未至過春分而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

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

移時辟正寢過樂奏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

辭用辭以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

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庶人走車

日馳步日走為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

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

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秋郊子

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

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郊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

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

皆以雲為名號縉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雲氏蓋其一官也

丙火名

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

共工氏

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

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

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

龍名

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亦有龍瑞故以龍命官

我高祖少皞摯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

鳳鳥氏歷正也

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

玄鳥氏司分

者也

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

伯趙氏司至者也

伯趙

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司啓者也

青鳥鶡鶩也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氏司閉者也

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

皆歷正之屬官

祝鳩氏司徒也

祝鳩鷦鷯也鷦鷯孝故為司徒主教民

鳴鳩氏司馬也

鳴鳩王鷦也鷦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

鳴鳩氏

司空也

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也

爽鳩鷹也鷩故為司寇主盜賊

鵲鳩氏司事也

鵲鳩鷦鷯也春來冬去故

為司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為名

五雉為

五工正

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鸛雉東方曰鷩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鷩雉伊洛

之雉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夷平九扈

為九農正

扈有九種也春扈鵠鵠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

扈喏喏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鷓鷃以扈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民無淫者也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

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

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

於郊子而學之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聞

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其職也傳言聖人

無常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萇弘謂劉

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

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也

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

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

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

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宣子

夢文、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僖于文宮

欲以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

申須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也

申須魯大夫

天事恒象

天道恒以象類告示

人全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今火向伏故知當須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

其徵也

徵始有形象而徵也

火出而見

前年火出時

今茲火

出而章必火入而伏

隨火沒也

其居火也久矣

二

歷年其與不然乎

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

得天

若

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

虛也

大辰大宋分野

陳大皞之虛也

大皞居陳木

鄭祝融之虛也

祝融高辛氏

皆火房也

房舍也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

為帝丘

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

其星為大水

衛星營室

水火之牡也

牡雄也

其以丙子若壬

午作水火所以合也

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

多然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字

星俱伏不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鄭裨竈言

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星當復隨火學

玉瓚鄭必不火瓚瓚也學王魯也子產弗與

以為大災流行非穰所息故吳伐楚陽句為

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且楚故

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其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

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環

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吳公子光光諸樊子

闔廬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

眾亦有焉請籍取之以救死籍裝之力眾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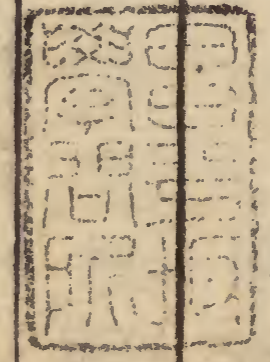
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鬣鬚與吳人潛伏

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三

呼皆迭對也迭更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

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文政辛巳



